

停車記

人生 憑閱處 童心

停車到底有多難？——這個問題，似乎不太科學。標準的問法應該是：在香港我城，停車到底有多難？雖然我特別孤陋寡聞，但也知道即便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即便是在它們的CBD，如果想找車位，也總是有的。魯迅先生的名言「一百年之後的今天也仍然可以遷移運用：「只要你願意擠，總還是有的。」

大概一個月前，打算在九龍塘某機構辦一個活動，費了好半天力氣，才協調到了主管這個機構業務的局長參加。在這之前，聽說局長已經有些年頭沒有到過這個機構了。我心想，於情於理，讓局長停一停車總是沒有問題的。「哎呀，你怎麼能這麼想問題？你這樣想實在是太內地思維了，在香港，可是要講平等的，任憑誰都一樣。」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就被這個機構的人批判了一番。我說，那人家局長辦公室已經「很謹慎地詢問是否可以讓局長停車」，該如何回覆呢？作為活動的策劃者，我當然不想太失禮。孰料，這機構也是乾脆：「誰來都沒得停。我們地方這麼小，那小小的車位，即便有也是給我們自己領導的。」我沒說什麼，如實轉告。局長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到底是公務員出身，修養極好，淡淡地回覆：不要緊，那我們把車停去又一城就好。

不知為何，這事之後，我一直想到《論語·顏淵》當中的訓誡：克己復禮。意指克制個人私慾，使言行舉止合乎周禮。如果把機構的利益看成「己」，那似乎是請機構負責人的車暫時開去又一城，或是周全其他辦法令「重要嘉賓」的車暫停一下，才真正符合「仁」的實踐。如此不合「禮」，想必這機構也絕不好意思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說，某年某月某日某局長蒞臨，「令我們蓬華生輝」吧。



他鄉 港聲

梁家信 文匯報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信而有征 劉征

你知道，每次在大銀幕上看東西，總比小屏幕要強烈些。於是，手機這類小屏幕就有一種十分強烈的、甚至有些極端的誇張，把一切的生活都變成十足的Drama。就像那個試圖將一切都定格在高潮的抖音短視頻，以及那個將一切對立都積聚起來的微电影。它們說起來都一樣，無非是要讓你的注意力永遠集中在它的内容當中。為此，它們往人的身體裏注入了一劑興奮劑，喚醒的並非是觀眾情感當中的自然共鳴，而是鼓勵了某種人類神經當中潛藏的危險。只消站在遠處，你就能嗅到那種暴力的味道。和那些真正依靠龐大的畫面、極好的音效所產生的轟動相比，手機將它隨身的廉價快樂發揮到了十二分的高度。它注定是要用力過猛了，因為它自身匱乏。

大銀幕不會，它是天然的放大器。任何東西都被以比它本身更大的比例呈現出來。一個人就是一個真人比例。當他走遠了，周圍慢慢變得霧蒙蒙，他在黑夜當中孤身一人，那氛圍幾乎和你在街道上看到

告別童年 重拾夢想

窗常開 潘明珠

早前一部電影《再見UFO》，朋友大力推薦說：「總之若你是那個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香港成長和打拚的人，一定會受觸動，有香港情懷Feel。」

所以我懷着期待，以看一齣好戲的心情進了戲院。大銀幕上，那個昔日年代的熱潮玩具他嗎哥池、大哥大水壺型手機，喜歡於屋邨遊玩的少年——登場……我也像跟隨銀幕光影穿越來到華富邨……記得我初中時，也有一個帶病上學的同學，像電影中的家謙，自幼患血癌。看着看着，我思緒也飄遠了，忽然我就想，那同學如今怎樣了呢？

電影導演梁栢堅，當然志不在拍關於UFO的科幻片，他另闢蹊徑，以1985年的華富邨UFO事件這引子，串起了3位主角的成長故事，3位主角（何家謙、林可兒及陳子健）分別在小時候與成年後，前後兩次在天台上似乎見到UFO，這是特別的經歷啊！小時的可兒覺得既有這經歷，應可令她與其他人有所不同，正如她表叔說，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但在社會大趨勢下，誰又能那樣豁達地追尋夢想？

於是，成年後的可兒跟隨預設的社會角色，順從父母及身邊人的期望，即長大要做三師之一，她就努力去考會計師，也許接着便結婚生子，像一般香港人那樣以固定的模式生活下去，至於將

來是否能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誰可給答案？直至可兒重遇她的童年玩伴家謙及子健，竟第二次看見那神秘UFO飛行物體的光。

電影用交錯「三段式」敘事手法，刻畫3個主角人物的故事及心路歷程。可兒是一般隨大路風潮向上努力的香港女性；父母早逝的子健是個迷失於社會浪潮的青年，他為賺錢拚命工作，還炒樓炒股，內心孤獨，雖然重遇中學同學阿欣，她也是子健暗戀過的人，但二人卻無法有將來，人生可否重來？

說到將來，自幼患血癌的家謙，不會跟友人說再見，因為生命脆弱，不知有沒有將來可見之日呀！電影通過人物的發展和細微的心理變化，讓觀眾深思箇中探討的社會現象和人性。3位主角長大成人，也像我們所有平凡市民一樣，一點一滴地告別了童年。然而，我們千萬不要丟失童心，要重拾藏在心中的夢和理想，才不致在現實社會的大洪流中，迷失落寞啊！



電影裏的童年角色。 作者供圖

輩分與稱謂

琴台客聚 潘國森

默姑稱呼岑公為「飛哥」，說明各有各的交情、各有各的輩分。上世紀九十年代，亭老（王亭之老師）一日在報上「專欄」笑言，不料離開香港沒幾年，「岑仔」居然變為「岑公」！《增廣賢文》有云：「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下句亦作「一代新人換舊人」。「換」只是時間洗禮的必然，「趕」就太過勢不饒人了。前輩的戲唱完了，後來者才有粉墨登場的機會。岑仔升格為岑公，用了多少年？潘國森由「小孩」熬成「老人家」則未足30年。

所謂「逢人減歲，遇物添錢」。亭老的雜文常作滑稽語，不管是誰人在其筆下，輩分年齡都要減等降級。金庸常被敬稱「查大俠」，亭老卻戲稱為「查小俠」，筆者從中得到靈感，就喊查大俠為「小查詩人」。又如倪匡實與亭老同年而小數月，兩老以「談老大」「倪小二」相稱。亭老許多文友即使年長數歲，一律都成了「老弟」。故呼喚年輕一小輩的「岑公」為「岑仔」就很是理所當然了，總好過喊一聲「飛仔」呀！

最離譜是劉天賜老爺，至今仍緊抱住「賜官」不捨，有家騙江湖

小小女孩之嫌！廣府舊俗，男生未成家稱「官」，娶妻後升級為「少」。可不是說劉天賜當上了官。此中亦有變化，如兄弟二人，大哥成了家，由大官升為大少（或大少爺），則可帶孀仍是小孩的二官升為二少。少爺成家之後，熬到了下一代也成家，就升格為老爺。此所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家中初辦嫁娶喜事，則人人的輩分都提升。這所謂「賜官」都抱孫了，該是「賜老爺」了！如潘國森到老未婚（英語形容是Never Married），只因兄姐都抱了孫，叨光當上了叔公、舅公。豈能騙人不服老？

廣府人以年齡差距近20年為「好命生得你出」，因在舊社會普遍早婚，許多年未滿二十就當上了爹媽。若孀年齒，小查生不出亭老；亭老生不出岑公賜官，岑公賜官也生不出區區在下。但小查尚可生得出岑公賜官，亭老亦生得出「潘老人家」。

前草一聯曰：「查良鏞朋友，王亭之學生。」強調與查大俠平輩論交，在江湖上就很體面了。但這副聯不合律，好在前輩文人多別字名號筆名，不妨牛皮吹到足，改為：「查良鏞益友，談錫永門生。」這聯就合律了。放小查在上聯是敬老，文意直指亭老的門生都夠與小查平輩論交也。

成為Romero Britto的畫中人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如讀者想開心的話，我提議大家欣賞巴西著名藝術家Romero Britto的畫。最近我在藝術治療的課給學員玩一個遊戲：「成為Romero的畫中人」，從他的畫裏，找一個最能代表自己或自己最喜歡的人物造型去臨摹。結果學員都畫得很愉快，成功走進了他七彩繽紛的「漫畫」世界。

欣賞Romero的畫，快樂是當然的。他創立了「快樂藝術運動」（Happy Art Movement），就是希望通過藝術讓大家輕鬆快樂。1963年出生的他，沒受過什麼美術教育，純粹自學成才。他出身貧寒，熱愛畫畫，常在舊報紙、紙板、廢紙塗畫畫，這種經歷塑造了他獨特的媒介運用能力。

20歲時到巴黎旅行，他有機會欣賞到野獸派馬蒂斯那色彩奔放的作品，深受吸引。要解釋一下，所謂的野獸派畫家與野獸沾不上邊，畫作也不狂野，只是在二十世紀初期來說，這批畫家用色太大膽，愛用對比色彩，臉上、身上放下的顏色非傳統所見。Romero也熱愛畢加索作品中那立體的表现。兩位大師在他心裏埋下了對美的界定。

Romero 其後迷上了普普藝術（Pop

Art），並創出了自己獨特而備受喜愛的風格。普普藝術又稱為波普藝術，是一場1950年代中後期在英國和美國興起的藝術運動。當中融入了流行和大眾文化的意象，如廣告、漫畫、通俗玩意和商品，將藝術通俗化，對傳統美術的桎梏和擺得高高在上的藝術形象，作出徹底的反叛。

Romero的畫色彩鮮艷豐富，加上大量不同的圖案，簡單的人物造型永遠帶着的笑容，臉上的紅心、藍髮上的橙波，就像把世界上所有奪目的色彩都放到畫裏去，每一幀都像在進行嘉年華，讓人看得心花怒放。縱使明明看得出他畫英女皇等嚴肅的名人，但都是呈現出一張張親切可人的笑臉。

你也來走進Romero的世界，感染那份歡樂吧！



Romero Britto 作品。 作者供圖

友人未滿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前陣子和朋友約飯，鄰桌兩個後生仔。他們整場飯吃得挺嗨皮，新上的電影、網紅的八卦，以及合夥吐槽產品，氣氛熱烈而融洽，怎麼看都是一場多年好友的快意聚會。直到結賬時，其中一人掏出手機很自然地說：「那A下今天的飯錢吧，你掃我？我掃你？」另一個同樣泰然若若：「掃你吧，下次需要搭飯再約。」

那一刻小狸才驚覺，這不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朋友聚會，而是一場精準、高效且保質期只有兩小時的「飯搭子」面基。不知從何時開始，「搭子」成了當代青年社交模式的熱門選擇。打開社交軟件，兜售與尋覓「搭子」的帖子鋪天蓋地：吃飯有飯搭子、看展有展搭子、健身有背着同款蛋白粉的健身搭子，甚至連上班摸魚都有相互陪聊的摸魚搭子。

這種奇妙關係的核心在於「垂直細分」與「各取所需」。在某個特定時段，為了某個特定目的相聚，事情結束，一拍兩散。互不打探隱私，絕不探問月薪，更不會在深夜emo時撥通對方的電話。「搭子」生人以上，但「友人未滿」。它更像是朋友的「平替」，「次拋」人情消費，銀貨兩訖，童叟無欺。

不少人試圖去批判這種現象，認為這是現代人情感能力的退化，是利己主義的極致表現。但存在即合理，如果換個角度，設身處地從當代人尤其是當代青年的處境想一想，這種「搭子文化」的盛行，又何嘗不是他們發明出來的一種精明卻又無奈的心理防禦機制？

小狸問過身邊的搭子達人，這些小朋

友的回答非常統一：傳統的友誼太重了。要維持一段真正的摯友關係，你得參與TA的人生起伏，承擔TA失戀時長達3小時的哭訴，包容TA遲到時的壞脾氣，最麻煩的是要在思想觀念發生分歧時，經歷一場痛徹心扉的爭吵與磨合。在每個人都處於「精神內耗」飽和狀態的今天，我們連給自己療傷的時間都不夠，哪裏還有餘力去承擔另一個靈魂的重量？於是，「搭子」成了完美的替代品。它剝離了傳統友誼中那些沉重、黏膩、需要負責任的部分，只留下了純粹的、功能性的快樂。就像是給社交做「微創手術」——精準切除孤獨，同時不留任何情感黏連的後遺症。人們在一個個「搭子群」裏熱鬧地相聚，又在事情結束後熟練地退群，像極了現代版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世間壓力山大，誰人又不想輕鬆？確實可以理解。但是，現代人卻也需要明白，有些東西也確實正在這種看上去低成本、高回報的賽博社交中，悄悄消逝。都說現代人的孤獨是「精緻的孤獨」，而搭子文化，把精緻推向極致。人們擁有無數個可以陪自己在各個領域出發的暫時盟友，卻在遇到真正的人生暴雨時，找不到一個可以深夜叨擾的人。

搭子很好，它讓我們在速食時代裏不至於挨餓。但偶爾，在那些飯畢退群的寂靜時刻，我們可能還是會懷念起過去那些「不夠聰明」的友情。那時候我們不叫搭子，我們叫死黨。我們會為了毫無意義的爭論冷戰3天，也會在對方失意時，義無反顧端上半個月的薪水去陪他通宵喝個爛醉。那種關係很麻煩、很沉重，但它可以讓我們多年後依然笑着想起。

考察加深北京認知

山河萬里，京華一席。回京參加北京港澳政協委員、港澳台僑顧問年度考察活動，4天時間走過天壇、北京城市副中心、房山、大興、昌平，對這座城市有了全新的認識。雖然我在京生活快20年了，但這次考察中看到的城市發展速度和深度，依然讓我深感驚訝。很多時候我們容易被固有的印象所局限，以為自己很熟悉一座城市，其實不然。這也讓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不斷深入了解和調研，才能跳出固有的認知框架，對具體情況有更加全面準確的把握。

天壇神樂署的「玉振金聲」是這次考察的起點。站在這座始建於明永樂18年的皇家最高禮樂機構，聽着中和韶樂的演奏，彷彿能穿越時空。2021年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中和韶樂，正是北京的底色——對歷史的敬畏，對文化傳承的堅持。演奏過後，當夜正是神舟二十三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首位香港航天員黎家盈真棒。我回京剛好收到北京工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繪畫系魏運成教授的一幅甲骨文字畫，以表祝賀！

副中心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很多人知道北京城市副中心建在通州，但真正走一週才發現，這裏不只是「建」，更是「活」。潞河中學1867年建校的百年文脈，孩子們的動人合唱與2025年正式啟用的人大通州校區形成了完美的呼應；三廟一塔的儒釋道三教合一與千年燃燈塔，見證着大運河的歷史；高線公園的巧妙設計，提升了城市公共空間的人文內涵與市民體驗；而「運上行」3.5公里的夜遊項

目，又把大運河「演」了出來。運河商務區的高樓與千年古塔相映成趣，北京國際財富中心的金融產業正在這裏聚集。作為港人，我看見的不只是工程圖紙，更是一座城市的未來人格。我們現場用AI創作了「大運河運上行」的文旅宣傳短視頻。當千年運河與AI畫面交織在一起時，我忽然明白：人文與科技從來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成就的。傳統文化為AI提供了最深厚的創作土壤，而AI技術又讓傳統文化以更加生動的方式走進年輕人的視野。房山與大興的行程，把文脈與產業串成了一條線。雲居寺一千四百年的石刻佛經，14,000餘方石經見證着「以石傳經，萬世不滅」的信念，如今正衝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琉璃河遺址三千年前的西周燕國都城，告訴我們北京建城史從這裏開始，也正在衝刺世界文化遺產申遺。

而大興國際醫藥創新公園BioPark，又讓我們看到首都的「未來藥方」正在這裏被寫下。最妙的是，在龐各莊趕上了一年一度的西瓜節，我們也即興用AI創作了「大興西瓜節」的趣味宣傳小視頻，一瓢清甜，半部京南，讓更多人看到了京南的煙火氣。一方石經，一座燕都，一支試管，一瓢西瓜。這就是北京雅俗共生的人間煙火。

昌平之行讓我對「源頭創新」有了更深的理解。站在大運河源頭白浮泉邊，腳下這汪清水，七百多年前曾改變了一座都城的命運。郭守敬獨具慧眼選中這裏為源頭，巧妙避開沙河、清河，串起神山、玉泉、甕山諸泉，匯入積水潭，讓南方糧米絲綢一路漕運直抵大都。從元代水利到當代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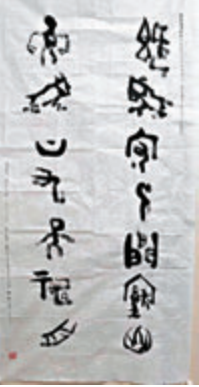
科技，從一泓清泉到未來科學城生命谷，昌平用八百年回答了同一個問題：什麼是真正的「源頭創新」？而AI時代的到來，又為這種創新賦予了新的內涵——技術的源頭是科學，科學的源頭是人文，只有扎根於深厚的人文土壤，科技才能真正造福人類。

每年此時，家人們從五大洲、四大洋啟程回京，只為赴一場與祖國、與北京的年度之約。這些年我們一起考察、一起研討、一起為北京的發展建言獻策，早已不只是工作上的夥伴，更是志同道合的家人。走得再遠，根都在這裏；飛得再高，心都向京華。這一聚，聚的是同鄉情；這一議，議的是國家事。我們是港澳台僑兒女，更是中華民族復興路上的同行者。這份跨越山海的情誼，這份對家國的赤子之心，是我們這群最珍貴的紐帶。

我認為，要真正讀懂北京，就要走出三環，去看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設、房山的歷史文脈、大興的醫藥產業、昌平的生命科學。不是看熱鬧，是看門道、尋根脈、找未來。

一把紅扇走天下，一片丹心繫中華。五洲歸來同一席，萬里河山共一家。

期待更多朋友感受北京的文化歷史，帶着項目來到北京興業發展，在這裏種下你的下一個十年。



甲骨文書法作品：既能守人間煙火，亦能上九天神舟！ 作者供圖

大銀幕與巴洛克

你知不知道，每次在大銀幕上看東西，總比小屏幕要強烈些。於是，手機這類小屏幕就有一種十分強烈的、甚至有些極端的誇張，把一切的生活都變成十足的Drama。就像那個試圖將一切都定格在高潮的抖音短視頻，以及那個將一切對立都積聚起來的微电影。它們說起來都一樣，無非是要讓你的注意力永遠集中在它的内容當中。為此，它們往人的身體裏注入了一劑興奮劑，喚醒的並非是觀眾情感當中的自然共鳴，而是鼓勵了某種人類神經當中潛藏的危險。只消站在遠處，你就能嗅到那種暴力的味道。和那些真正依靠龐大的畫面、極好的音效所產生的轟動相比，手機將它隨身的廉價快樂發揮到了十二分的高度。它注定是要用力過猛了，因為它自身匱乏。

大銀幕不會，它是天然的放大器。任何東西都被以比它本身更大的比例呈現出來。一個人就是一個真人比例。當他走遠了，周圍慢慢變得霧蒙蒙，他在黑夜當中孤身一人，那氛圍幾乎和你在街道上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樣。一旦這些內容變成了那些本身就壯觀的大場面，你將會感受到一種異樣，或悲壯、或華美、或奇幻，它們它們統統放大了。這也就是說，大銀幕天生適合呈現奇觀。儘管以當前的觀看習慣，奇觀是不受歡迎的。這一點通過電影的票房就能看得出來。那些謳歌大型戰爭的敘事早就不吃香了，就連美國拍攝的科幻電影，也難展現了大銀幕的優勢，這時候竟然也難以獲得青睞。最近流行的是那一類表現日常溫情的電影，類似於《給阿嬤的情書》，或者是前幾年拍攝的泰國電影《姥姥的外孫》（港譯《全職乖孫》），都展現了某種具有地方性的、真實的特殊文化。曾幾何時，這些東西被貶斥為土氣，現在忽然就受到了歡迎。而當初代表電影深度的反思與批判，則比大場面電影還要慘，它們的票房現在像它們的內容一樣冷。

但是，即便這些受歡迎的電影，也拯救不了電影院。這不是內容的問題，而是媒介的問題。新的媒介使用習慣，把一種傳統本身搭建起來的、依靠物質的非自然，

替換為故事本身的誇張，強烈的故事性替代了視覺帶來的衝擊。不就是講故事嘛，那是最不需要成本的了。奇觀本身卻需要。所以，大銀幕也許不屬於現在。甚至於，它也不屬於現代性？！因為它並不代表克制、低調和有分寸的自律精神。反而，它是前現代的。就像一種記憶的遺蹟，帶着我們回到巴洛克時代，華麗得不得了。

你要知道，當我們在還沒有去到未來之前，我們總是預先對未來充滿幻想。但是，這種幻想因為還受到想像力的限制，就不是那麼絕對地符合一個真實的新時代。所以，在現代即將到來之前，人們發明了一種影像設備。它的技術固然是新的，可是它的觀念卻是老的。這就不得不說，技術過渡時期的那些新技術，當它們以一種過時的聲音被反對和淘汰之時，它們那令自己被淘汰的技術特性在觀念上並不真的迎合了那個正在被淘汰的現在，而是迎合了以往的以往。這麼說起來，技術的特性總保留了一部分殘留，不能被看成是全新而具有革命性的。每一次技術懷舊，實際上都將我們帶回到那個更遠的古時候。